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涓涓涿泉润书香

株洲文脉

涓涓涿泉润书香

——话说炎陵涓涓涿泉书院 黄建林

在炎陵县城西北部，与红军标语博物馆并排矗立的一幢古建筑就是“涓涓涿泉书院”。

涓涓涿泉书院矗立在一个约两米高的平台上，两根约六米高的巨大木柱支撑起三孔宽而阔大的门廊，廊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莫叹山城书院小；缘仪楚地圣贤多。”廊柱上方分别横着两重六块拱形的横梁，以牵连两根廊柱和东西墙壁，并支撑屋面的瓦椽。屋面东西两侧三重山墙高耸。东西厢房外墙上的木窗之上，镶嵌着白壁青瓦覆盖的窗棂。从远处抬头一看，这幢房屋的外相，就知道这是一幢很有年岁的古建筑，值得进去探访一番。再抬头细看廊柱里面的大门门额，上面的匾额上四个谷罗大的正楷字——“涓涓涿泉”便映入眼帘，令人顿生仰慕之情。

沿着门前呈梯形布局的十五级台阶上去，进门廊，跨过一尺多高的花岗石门槛，进入门内前廊。迎面是一个天井，左右两棵桂花树的枝叶已经高高伸出了天井的屋檐了，阳光从叶隙间筛落下来，随风而动。桂花树下是鹅卵石铺砌的天井地面，走过将近两丈进深的天井，前面又是一道九级的台阶，台阶的平台上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厅堂，前门屏风嵌于青色砖墙之上，两旁门框上悬挂的对联道：“黄炎陵，明烈山，清涓泉，芳名雅颂，乾转坤旋，万代宗绳绳祖祖；圣科第，贤政要，仁勤业，俊彩星驰，龙飞凤舞，千秋志士裕后昆。”基本上说明了书院的历史和办学宗旨。

登阶进入大堂，两支堂柱巍然耸立于堂中央，宽阔的大堂上可以摆放四十张现代课桌，而两柱当中空间摆放的却是四面长条桌，上面摆着两盏马灯——这是仿照1928年4月20日夜晚，毛泽东、何挺颖、张子清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连营以上军官的军事战备会的形势而布置的。这一天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奉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到湘南支援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发动湘南暴动，闻讯已经率部往井冈山方向撤退了，毛泽东于是迅速率部返回井冈山。到达酃县县城的时候，毛泽东得到消息，

尾追朱德部队的茶陵清乡团和挨户团两个团的兵力在罗定的率领下，正向酃县扑过来，想要在酃县境内阻遏朱德部队上井冈山。形势非常紧迫，毛泽东和张子清、何挺颖连夜召开连营以上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就在酃县县城西门外的接龙桥峡谷设伏进行阻击，以掩护朱德的部队顺利上井冈山。

第二天上午，部队在接龙桥西面峡谷的两面山坡上设下埋伏。中午时分，罗定的清乡团前锋进入峡谷，战斗打响。工农革命军在张子清的指挥下，连续打退了他们十次进攻。傍晚的时候，张子清派出的特务连翻过峡谷北面的天河仙，绕到清乡团的背后发起攻击，张子清在正面同时发起冲锋，两面夹击，终于把罗定的两个团打出了酃县县城。部队才连夜撤出酃县，奔回井冈山茅坪——这是把当年书院做讲堂的大堂，按照后来的历史事件，改做了红色文化纪念馆。

这个讲堂大堂也叫“魁星阁”，门额上悬挂着“魁星点斗”的匾额，这是清道光年间大清翰林孔继勋在此讲学时题写的，寄托他希望就读于涓涓涿泉书院的学子们都能学有所成，金榜题名。没有了先生讲学的讲台，也没有了学子静坐听讲的席位，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当年书院教学的情境。但是，静静地走进魁星阁，只要你凝神静听，门外窸窣窸窣的桂叶触碰声之中，仿佛还可以隐约听见“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类的诵读之声。你凝神静思之际，缓缓迈开步子，跨过大堂的后门门槛，看见廊道两侧的四个小天井当中，兰叶出盆，荷花朝露，阳光从飞檐斜瓦间倾泻下来，照耀着一团一团的明媚，你会想到老先生一手端着紫砂壶，一手卷握着一卷经书，凝眸静坐在荷兰之前的太师椅上，悠悠游哉地一边倾听着弟子们的诵读声，一边等候着弟子们前来问学——那又该是一种怎样的意境呢！

廊道与前廊由东西两侧延伸过来的走廊相连接，在后堂前形成一个环抱的延伸。后堂曾经是安厝孔夫子立像的“敬堂”，也叫“大成

殿”，门楣有对联：“苦读诗有责；豪饮酒无推。”是清道光五年（1825）酃县知县沈道宽留下的墨迹。因为时代的因素，殿堂内孔夫子不见了，那里树立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白色石膏立像。立像前的西厢房曾经是毛泽东三次进入酃县城（1928年3月、4月、6月）的住房，东厢房则是何挺颖（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毛泽东任师长）的住房。后堂照壁的两侧各有一道侧门通往后院的天井和后厢房。二十年前，炎陵县纪念馆的馆长刘少云老先生就在后院的天井回廊上摆上案台和文房四宝，书写书法楹联，也装裱楹联书法作品。著名金石书法家李立老先生送给我的那幅篆字“耕不尽乐无边”书法作品，就是请他帮我装裱的，一分钱工本费都不肯收呢。

涓涓涿泉书院大堂东西廊道间各有五间小偏房，西偏房是学子的宿舍，毗邻西院的厨房和卫生间，现在正在筹建布置“书院文化陈列室”。东偏房则与后穿廊相连，再以穿廊为中轴，南北廊道环抱两个狭长的小天井，形成一个规整的“中”字。环廊四周各个相对的二十间“考房”。“考房”是真正的“斗室”，廊前窗台下可以摆放一张三四尺长的小条桌，条桌旁边是可以容一个人进出的房门。房门一关，考生端坐在桌前要完成一天或者两天、三天的“乡试”考试，吃饭和大小便都有专人相送（饭菜和便桶），考桌后的空间不大，摆不下一张单人床。考生进入“考房”之后，便在这狭窄的天地之间思接古今，引经据典，纵横捭阖，策论治国修身之道……就是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自宋以降，酃县（今炎陵）从这里走出了进士11人、举人43人、贡生374人。

酃县的书院发端于宋嘉定年间，距今已有八百余年，是为台山书院。继宋代台山书院之后，明代酃县人谭如春在县城城南创建天香书院。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知县张瑞在县城西北创建黄龙书院，并将县府所收的官田上的租金、赋税，用作书院师生的灯油费和报酬。张瑞离任后，黄龙书院被改作育婴堂，还被用作防汛署，书院名存实亡。

乾隆十八年（1753）县里士人请求县令卢九云恢复黄龙书院，卢表示支持，但是，还没动工就离任了。第二年，周任魁继任县令，拜孔庙后讲学，问及书院情况，便捐出俸禄倡重建书院。经十八个月庀材鸠工建成，取名为“烈山书院”。书院分三进：第一进为“抱奎”阁，第二进为“讲堂”，第三进为“圣殿”。殿左右为掌教书室，两翼为诸生斋舍，稍西为侯祠，祠西为文昌殿，殿上有楼，殿右为庖室、守院宅。院下建有围墙，东西两方开有二门，分别叫做“兴贤门”和“育才门”，围墙外挂有“斗南书院”匾额。

嘉庆二年（1797），知县赵宗文增修斋舍。并捐田六十五亩四分给书院，还将文昌祠的会田五十亩、孔庙的“圣诞会”田三十亩全部拨给书院，作师生束脩膏火、月课奖赏和修缮之用。根据涓涓涿泉县南根紫岭（今耕熟岭），“自东南流入西北，漂洞澄澈，环带一邑”，更书院名为“涓涓涿泉书院”，寓“学者诚能如泉之涓涓不息，则百川学海，无不可至，吾于诸生有厚望焉。”

道光五年（1825），知县沈道宽因涓涓涿泉书院“在城之西北隅，后逼女墙，旁无余地，湫隘卑陋，不足以容学徒”之故，在北城外校场上改扩建一书院，取名“酃湖书院”，得屋“六十二楹”。

同治二年（1863），因酃湖书院损坏，士子学业荒废，邑绅万典璋捐钱四十余万，拆酃湖书院旧材，在涓涓涿泉书院旧址拓展地皮，历时两年多，重建涓涓涿泉书院。书院规制迄今保留。

1970年，酃县人民政府拨款专款整修旧，并在左侧新建陈列室4间，作“毛泽东在酃县革命活动陈列馆”。

这样看起来，涓涓涿泉书院也是历经沧桑和周折才保全至今的。公费私费捐献不断，修缮不绝，真可谓贤贤共济，慷慨兴学。虽然今天涓涓涿泉书院已经不具备现代教育的教学功能了，但它的建筑形制、办学理念、教学方式等等，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加上它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烙下的红色印记，它必然会在历史的深处熠熠生辉，光芒永烁。

06

株洲日报

神农城迹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文旅株洲

株洲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株洲日报合办

秋日水仙湖

姜满珍

水光潋滟水仙湖，湖光山色入画来。

经世文创部落·水仙湖在渌口区南洲镇早竹村，是集崇禅书院、康养民宿、亲子研学等于一体的大型文旅休闲基地。

坐上观光车穿行在“天蓝蓝，湖蓝蓝”水天一色的空间里，在湖的一角依然生长着如夏天般水灵的荷花，亭亭玉立在丰沛的湖水里，让我想起王昌龄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郎始觉有人来”的意境。的确让人惊艳不已，已是仲秋，其他水田里的荷花早成残荷，难道仅一山之隔的水仙湖这里气候确实宜人些？

踏访一株株民宿，旁边居然有一棵桃树开花了，喜欢植物的我忙向创始人郭总打听，“为何现在桃花就开了？”她说，这个时节桃花开肯定是被水仙湖的美景迷晕了。我在想“十月小阳春”还没到啊，在水仙湖水量仍然充沛的季节，空气中的水分和地底下的养分滋润了周围的植物，让它们仿佛又回到了阳春三月，不知不觉又开花了，犹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境界。

看，人工培育的盆景工艺，紫薇花艺术地长成了花瓶的模样，四处可见。粉红色、大红色的三角梅开得正旺，热情似火地欢迎着各方游客。

房子周围用竹条当篱笆，大门都是用竹条和树木编制而成，听郭总说她自己非常喜欢竹木的原生态，一直追求“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优雅。五十有余的郭总说起话来干脆利落，言谈举止中溢出平时勤学好学的品性。

目前水仙湖初步成熟的项目有：菜板、皮划艇、游船三个水上休闲项目；星空营地，可在大自然里享受惬意的生活；轰趴驿站，供大人小孩娱乐；农事体验，有亲子农事、时令果蔬采摘；民宿价位不一，有奢华一点的，也有适用一点的。说起水仙湖的鱼，大家边吃边赞美：好吃，太好吃了。连汤水都不剩，还说了下次来了还要继续吃鱼。为啥这么好吃，缘于这个水仙湖是由原来的老跃进水库打造而成，水库很多年不曾干涸，加之郭总一直请了员工“除草”投喂。

交谈中得知郭总儿子是“海归”，在多个国家学习过，一脸憨厚结实的小伙子，看上去就是干事的人。

在我们回程的途中，四只来自浙江秀洲的“友谊大使”黑天鹅在湖中浅水处嬉戏，时而引颈高歌，时而耳鬓厮磨，让人好不艳羡……这么美的仙境，下次我还会与友人如约而至。

株洲风物

茶陵，与“茶”有关的那些事儿

刘忠平

茶陵之“茶”，意指何物？有人认为，茶陵之“茶”可以是茶花的“茶”，甚至提出把茶花列为茶陵县的县花。有人认为，茶陵之“茶”可以是油茶之“茶”，油茶历来是茶陵县的支柱产业。然而，也有人认为，茶陵之“茶”既不是绚丽夺目的“花”，也不是芳香扑鼻的“果”，在炎帝神农氏发现“茶”之前，茶陵之“茶”只是莽莽林海中毫不起眼的一片树叶——“茶叶”。

(一)

中华民族一直流传着“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的故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中华始祖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开端发源的。《上下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共三百七十二篇，第一篇是《盘古开天地》，第二篇就是《神农尝百草》。

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意思就是说，茶作为饮料，起始于神农氏，然后由西周初年周公旦在《尔雅》里作了文字记载而为大家所熟知。显然，在陆羽这位“茶圣”的眼中，饮茶始于神农时代，炎帝神农氏就是“中华茶祖”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陆羽不但推崇“茶祖”神农，也关注着茶陵“茶”的一些情况。《茶经·七之事》记载：“《茶陵图经》：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意思是说：茶陵之所以称为茶陵，是因为茶陵的高山深谷间，生长着很多很多的茶树。《茶经·八之出》记载，衡州茶主要分布在衡山县和茶陵县（唐朝时期，茶陵县属衡州管辖）的山谷里。

南宋史学家罗泌（1131-1189），吉州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人曾经游历茶陵，实地考察了炎帝神农氏的一些史实。罗泌在《路史·炎帝纪》中记载，神农“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意思是说，炎帝神农驾崩以后，安葬在长沙茶陵（秦汉时期，茶陵县属长沙郡管辖）。此后，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昔炎帝葬于茶山之野。”

那么，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所说的“茶山”、罗泌所说的“茶乡”，到底是指茶陵的哪座山和哪些地方呢？



▲茶陵县城内的中华茶祖文化园

《茶陵州志》记载：“景阳山在州东，接江西吉安、永新界。一名茶山。”意思是说“茶山”也就是茶陵境东南的“景阳山”。

“茶山”因“陵谷多生茶茗”而得名，“茶乡”又因茶山、茶水而得名。“茶水”又名“东江”，发源于茶山山脉的五佛岭。茶水流经秧堂、高院、火田、潞水、腰陵等地，汇集零江、芙江、贝江、七地江、腰陵江、尧水、珍武江等诸多支流之水，从东江口汇入涓水。“茶乡”既是茶陵的古称和雅称，有时也是对茶水流域的特称。

(二)

茶陵历来就有产茶、贩茶的传统。清嘉庆年间出版的《茶陵州志》记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茶陵年产茶达二十万斤；茶陵茶品质较高，被士大夫视为茶中珍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茶陵诗派宗主李东阳，曾经在《茶陵竹枝词·其六》中写过“贩茶”：

依饷蒸藜郎插田，劝郎休上贩茶船。郎在田中暮相见，郎乘船去是何年。

把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我做的好饭菜送到田间，你还在眼前躬身插田；我劝

你不要乘船远行，不要去贩卖茶叶。你安心在家作田，我们还可以朝夕相见；如果你乘船贩茶去了，我们再到见面，不晓得又要等到哪月哪年。

茶陵历来保留着茶为饮品、茶为药用、茶为灵物的风俗习惯。在茶陵，家里来了客人，敬上一杯热茶。饭桌上，摆着一杯香茶。田间地头，带上一壶凉茶。外出旅行，必备一瓶浓茶。邻里聚会，更是喜欢喝上几碗香喷喷、热腾腾的尧水芝麻茶。茶陵方言把小食、点心称为“换茶”，意思是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茶和点心轮换着吃。

茶陵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茶。婴儿生下来就用茶叶水洗浴，用捣碎的茶叶末贴敷肚脐。男婚女嫁时，把过彩礼叫做“过茶”。做寿时，要“打茶”。伤风感冒了，用苏叶茶发汗治疗。即使人死了，还要用茶叶水沐浴，用盐、茶、米、谷、豆随葬。

(三)

茶陵是最早发现茶、利用茶的地方之一，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茶叶消费国和茶叶出口国。当然，“茶”之所以能够成